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初年次教育之現況與課題

董莊敬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院長、日本語文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近年來，在日本為人所詬病的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就讀，而大學端對此現象卻表示束手無策（西辻正副，2015）。研究顯示，偏差值（Standard Deviation）55 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的高中 2 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 1990 年 114.9 分減少至 2006 年 105.1 分。偏差值 50-55 的大學則是由 112.1 分減少至 62.0 分，將近減少一半。而偏差值 50-45 的大學則是由 89.2 分減少至 62.0 分（土井真一，2016）。由此端之，偏差值 55 以上的大學，學生在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而相較之下，偏差值 45-55 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

此外，根據文部科學省（2021）的調查結果顯示，因應高中生的學力不足的現象，大學端為此實施特別措施之大學共計 495 所，佔所有大學比率 65.9%。而具體的實施內容為，「依學力進行分班」46.5%、「大學入學前進行補習課程」36.1%、「大學入學後實施補習課程」31.7%、「個別指導」20.6%等。由此端之，約有近 4 成的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育課程，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然已成為普遍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來到，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的「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審視高中接續大學之「學力接續」，實屬重要的課題。據此，本綜論將從日本高大接續的觀點，探討日本大學新生第一年的初年次教育之現況與課題。大學新生第一年的初年次教育，以下簡稱為初年次教育。

二、高等教育初年次教育發展的經緯

初年次教育發展的背景為，(1)學生學力低下及學生多樣化等學生樣態之變化；(2)大學端重視教育之政策面的轉換；(3)社會強烈要求教育成效，由內在及外在的壓力使然（山田礼子，2012）。自 2000 年代起，有鑑於學生學力低下之問題，各校開始推動所謂的「導入教育」。據調查顯示，2001 年約有 84% 的高等教育機關開始實施以習得「讀書技能（Study Skill）」為主的導入教育。而此導入教育，是以一般報告、小論文寫作、文獻收集方式等，並將此教育課程導入專業課程中為其主要目的（山田礼子，2009）。2007 年 9 月中央教育審議會大學分科會制度、教育部會的《學士課程教育之建構（審議過程報告）》中即明確地指出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之初年次教育的重要性。有鑑於此，日本學界於 2007 年成立了「初

年次教育學會」，開始系統性地推動並研究有關高等教育之初年次教育。翌年 2008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學士課程教育之建構（答詢書）》中，亦明訂初年次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定位。

所謂初年次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08）《學士課程教育之建構（答詢書）》中將初年次教育定位為，「為求來自高中以及其他大學學生能夠順利銜接大學教育，以學習及人格成長為目標，並使大學有關學問及社會的各種經驗能夠成功，主要以新生為對象進行總合性的教育課程，與至高中教育為止應習得之基礎學力為目的之補習教育有所不同。其主要的內容為，學問及知識能力的發展、人際關係的確立及維持、自我認同意識的發展、職涯與人生設計、**人生觀的確立**等，實現大學教育上的目標及學生個人的目標」（中央教育審議會，2008）。

就上述初年次教育發展經緯端之，2000 年代有鑑於為因應大學生的學力低下問題，對於高中學力不足的大學生開始推動實施「導入教育」，並以「補習教育」為其主要目的。而初年次教育受到重視乃始 2007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大學分科會制度、教育部會的《學士課程教育之建構（審議過程報告）》明確指出初年次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提升大學教育「品質」之改善。至此，「初年次教育」之目的業已確立，其英文譯名也正式統一為「**First Year Experience (FYE)**」，並與高中畢業後的「補習教育」有所區隔。

三、高大接續與高等教育初年次教育

為使其高中畢業生順利接續大學教育並做好學習準備，各大學於新生入學第一學年即積極地推動「初年次教育」。初年次教育受到各大學重視之主要因素為，「有鑑於學生的學力及學習動機低下」、「減少中途退學人數」為始，並逐漸轉變為「因應學生的多樣化」、「作為教育改革的一環」、「因應學力差距過大」、「因應學習動機差距過大」等因素（山田礼子，2012）。全國高中校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有 28.6%認為大學新鮮人的學力、學習層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還算是問題」，兩者的比率即高達 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為 19.9%，而認為「還算是問題」則為 47.9%，兩者的比率為 67.8%（ベネッセ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高中與大學之鏈結合作，以及透過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式，才是最重要之課題（中央教育審議會，2008）。而**高大接續對日本整體教育而言，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安西祐一郎，2017）。

四、高等教育初年次教育實施的內容

有關初年次教育實施的內容，據調查顯示，約有 80.9% 的大學於教育課程內導入初年次教育，而主要的內容可區分為「學術技能」、「學生社交技能」、「內在的自我認同」3 大項。山田礼子（2009）並指出日本高中教育到大學教育之學習方式，以及所欲達成之學習成效的「接續性」並不存在，而日本大學的入學考試亦無考慮高中與大學接續之「學力」問題（山田礼子，2009）。如同前述，近年來初年次教育已逐漸取代了導入教育，而職涯教育為與職場接續有關之「出口」教育，初年次教育是與接續大學學習與生活有關之「入口」教育，兩者互為「接近領域」，皆與「接續」相關，在課程內容上難免會有部分或全部重疊的狀況。因此，今後應如何整合於學士課程教育課程中，將成為重要的課題之一。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顯示，私立大學新生對畢業後的職涯意識相較於國立/公立大學的新生為高。此研究結果亦說明了，多數私立大學在初年次教育中，導入自我適性發展與職業適性等之職涯教育課程內容，致使學生能夠透過該課程獲得較多有關職涯發展之資訊之故（山田礼子，2012）。

此外，從初年次教育的「共通性」與「多樣性」觀點端之，各校所推動之初年次教育內容雖具多樣性，惟各校所實施之內容仍有其「共通性」。據文部科学省（2020）的調查結果顯示，調查對象 795 所大學中，約 96.8% 共計 727 所大學實施初年次教育。就實施的實質內容端之，「習得報告、論文等的文章寫法之課程」（91.9%）為最高，其次為「習得報告及討論等口頭發表技法之課程」（85.1%）、「習得活用大學內教育資源（含圖書館）方法之課程」（83.0%）、「提升對學問及大學教育整體動機之課程」（81.1%）、「對於未來職業生活與進路選擇的動機及方向之課程」（77.3%）、「提升邏輯思考、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之課程」（69.8%）等。從此調查結果端之，初年次教育的「共通性」為，習得今後大學學習所需之基本技能居多，如報告、文章的撰寫方式，簡報及口頭報告的技法等。而有關於未來職業生活與進路選擇之職涯教育的課程內容亦為其重點之一。

就初年次教育的成效與課題端之，在日本以外其他國家的研究顯示，初年次教育可以抑制中途退學比率，並提高繼續在學的比率。惟初年次教育的效果是否同樣地能夠抑制日本的中途退學比率則目前尚未有充足的檢證（濱名 篤，2008）。由於日本初年次教育也是自 2007 年來才開始擴大與普及，有關初年次教育對於學生的學習與成長等相關理論「尚未建構完整」，即開始「實踐」初年次教育，故有關初年次教育成效之研究成果並不完整（山田礼子，2009）。此外，再加上近年日本各大學因應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積極地推動 3 項政策，「文憑政策（學位授予政策）」（Diploma Policy：DP）、「課程政策（課程編排與實施政策）」（Curriculum Policy：CP）、「招生政策（招收大學新生政策）」（Admissions Policy：AP），以及國中高中端開始推動主體性、對話性、深度性學習之「主動學

習」(Active Learning: AL)的教育政策，勢必對初年次教育之實施有一定程度之影響。故從高大接續的觀點探討初年次教育之相關理論、實務或實證研究等，皆為今後所關注之研究取徑，更成為當前高等教育機關因「全部入學」，以及學生「學力低下」所帶來之衝擊下的有效因應策略之一吧！

五、結語

從本綜論的探討得知，日本初年次教育主要是針對高中接續大學「高大接續」不連續性的觀點，藉以讓高中畢業生順利銜接大學的學習與生活，並透過初年次教育的課程，讓大學的「入口教育」與「出口教育」有所鏈結。根據上述的論述，本綜論的建議如下所述：

1. 強化高大「學力」接續藉以提升學生的學士力

反觀臺灣，目前也面臨與日本相似之課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趨瓦解。而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應如何維持並提升大學學生應具備能力之「學士力」儼然已成為現今各界所關注的焦點。然而，為因應 2019 課綱的實施，臺灣各界在議論高中接續大學的重點，與日本相似，重點多聚焦於入學考試變革的方式上，對於高大接續的「學力」接續則是較少著墨。

2. 重新定義並審視銜接課程之目的與內涵

日本初年次教育有異於補足高中學力不足的補習教育，其主要目的是讓高中生進入大學後能夠適應大學學習與生活。因此，初年次教育的內容強調學問及知識能力等之認知發展、人際關係與自我認同、人生觀與職涯規劃等內容。臺灣各大學近年開始推動所謂高大接續的「銜接課程」，然而「銜接課程」之規劃，未闡明實施目的及目標，如銜接課程是為何銜接，如何銜接等。因此，可參酌日本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的概念，事先釐清並清楚定義銜接課程之意義、目的及方法，如此方能真正達到推動高大接續銜接課程之主要目標。

3. 銜接課程與職涯教育、第 2 年專業教育之統整

職涯教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相關課程內容。此外，初年次教育與第 2 年次教育課程或專業教育課程若無連動或接續，易造成學生產生所謂的「2 年級生症候群」(Sophomore Slump)，進而可能成為大學 2 年級銜接時之阻礙要因。因此，我國在推動高大接續的「銜接課程」時，除需留意大學新生第一年的初年次教育的課

程目的與內涵外，並應思考與第 2 年次的專業教育課程的連動或接續，以及大學最後一哩的職涯教育如何與初年次教育進行統整，藉以減少資源的重複或浪費等，皆為今後臺灣在推動相關政策時需留意之課題。

參考文獻

- ベネッセ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取自 https://berd.benesse.jp/up_images/research/2014_koudai_all.pdf
- 山田礼子（2009）。大学における初年次教育の展開—アメリカと日本。 *Journal of Quality Education*，2，157-17。
- 山田礼子（2012）。大学の機能分化と初年次教育—新入生像をてがかりに。 *労働研究雑誌*，629，31-43。
- 土井真一（2016）。中教審高大接続答申から考える—大学入学者選抜制度の改革を着実に実現するために。 *高大接続改革にどう向き合うか*（頁 7-32）。仙臺市：東北大学出版会。
- 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 *学士課程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答申）*。取自 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toushin/_icsFiles/afieldfile/2008/12/26/1217067_001.pdf
- 文部科学省（2020）。 *大学における教育内容等の改革状況について（令和 2 年度）*。文部科学省。取自 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21122-mxt_daigaku_c03-000025974_1.pdf
- 西辻正副（2015）。高大接続改革をめぐる動き（I）。 *人間教育学研究*，3，83-96。
- 安西祐一郎（2017）。戦後最大の教育改革が進行中。 *サービソロジ*，4(2)，1-2。
- 濱名 篤（2008）。初年次教育の必要性和可能性。 *大学と学生*，54，6-15。

